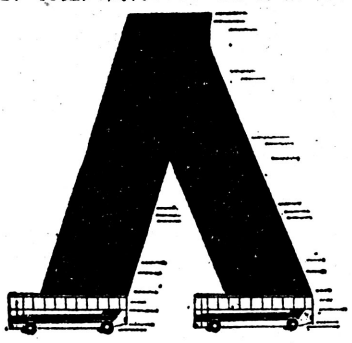
现代人的形象

高信

漫画《现代人的脚》是我省漫画作者郑印全的作品，在去年《工人日报漫画大奖赛》中获优秀奖。七千余幅作品中，此幅令人瞩目，殊非偶然。

《现代人的脚》勾划出了现代人的形象。画现代人的形象颇难，由漫画来承担更难，作者小处落墨，慧心独具，硬是由“脚”使读者联想到现代人的形象上去了。现代人是讲究速度、讲究效率的，人们不是说“时间就是生命”么？速度、效率怎样由漫画来表现？五十年代是坐火箭上天官，现在又在流行矫健的运动员与步态蹒跚的病态胖子赛跑之类的模式了。这类模式作品一滥，就让人倒胃。漫画这种相当直观，群众性又极强的画种，最忌陈陈相因，取巧偷懒的构思。看来，作者深知这一点。他的《现代人的脚》的构思就不落模式：一个粗大的人字，引人注目。人字的两划之下是两辆轿车，组成“人”的两脚：脚底生风，一日千里。现代人的脚，原来就是要以这样的速度跟上时代的节奏呵！高尔基曾赞美过大无畏的、一往无前的革命者是“大写字母的人”，作者或许就是由此触发了创作的灵感的。“人”字，在这里被赋于了现代人的内涵，脚在这里被熔铸进了现代人的理想、价值观念。在这个被高度概括和抽象了的人的身上，每个读者都会联想到自己的“脚”和自己在这个时代的位置。构思好，笔墨也好。简炼的用笔，使这幅带有浓厚装饰意味的漫画更具有漫画宣传画的神采。这里没有讽刺，只有少许的幽默。我们目前这类催人奋起的漫画还不多，即以此而论，《现代人的脚》更值得称赞。



作者是青年，画龄可能还不长。构思上的优胜自不免与表现上的缺点并存。比如：粗壮的人字与细而工致的轿车就显得不够协调，如果把车的轮廓线处理得粗黑一些，也许能避免目前这种头重脚轻的不稳定感。与此相联系的是，人的前进所形成的表示速度的横短线条，也可以适当加粗，才显得有力，也更能增强它的动感。如果不是挑剔的话，我以为人的两脚，大可以处理成卡车，卡车的外形，颇似人的脚。而现在的轿车虽然也好，但稍嫌笨重和臃肿一些。

听说，作者只有三十岁出头，现在在一个矿山小报当美编，画漫画时间不长，钻劲很大。这就好了，既有一定生活积累，又肯钻研画艺，只要以现代人的责任感相砥砺，前景定然是可观的。

刊头设计 茁壮

对迟自强演《迟自强》三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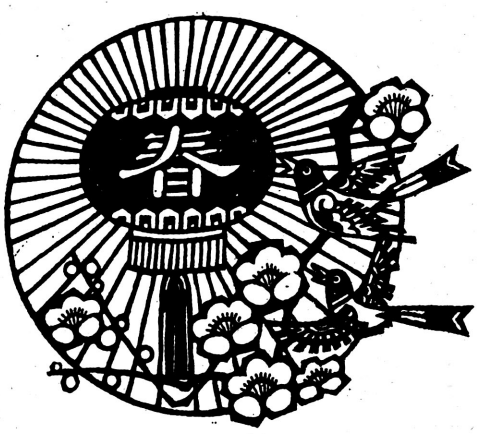
咸阳 彭长兴 师爱莲

迟自强，何许人？原一电影演员，现一罪犯也。然而近闻迟自强的犯罪过程被编成了电影剧本后，又更令人惊讶的是，迟自强居然被邀请扮演电影中的主角。闻此消息，不禁带来三问：

一问中国电影是否无有剧本可拍？编剧者本意也许是想通过典型教育他人，但是艺术的典型并不是生活中的原型。何况人们对迟自强的丑恶行径，通过报纸披露，仍然记忆犹新，电影剧本又冠之片名《迟自强》，不但不给人以美感，而且令人作呕。岂不应了“不能流芳百世，宁可遗臭万年”之说吗？

二问偌大的中国难道再找不出一个演员了，非正在服刑的迟自强去演不可？他的重上银幕，岂不是告诉一些年轻人，犯罪吧，或许还能当电影演员呢！这样对观众教育意义将何在，不是很清楚了吗？

三问让迟自强演《迟自强》，对本人改造好处究竟何在？如果迟自强略有羞耻之心，决不会答应重新扮演自己丑恶的过去；如果迟自强无有悔改之意，在众目睽睽之下，会更加令人作呕地合法地进行表演。笔者不知迟自强如何作想。假若真应了后者的话，我想对迟自强改造不会有什么好处，只能重新强化一下他过去丑恶的灵魂而已！



春 （剪纸） 张成铸

黄河芦苇

张波

春天，黄河的绿纱帐
苇花带着洁白的梦幻
合着涛声的节奏，飘呀飞呀
飘飞得很远很远
它坚守着一个信条——
黄河走到哪里，春的祝福
永恒地与它同行作伴

冬天，黄河的白棉被
带着厚实的柔软和温暖
裹着黄河结冰的身子
裹着黄河干裂的沙滩
还裹着一个又一个
今朝黄河的春天的神话
和神话般的明媚的春天

人心思变 离合自然

——谈影片《野山》中的婚姻离合

张凡

影片《野山》像一洼美丽但却神奇的湖水。水面上只泛起几朵轻轻的浪花，水面下却回旋着一股汹涌的潜流。

影片通过灰灰、桂兰、禾禾、秋绒四个人物的婚姻离合，形象地梳理并展现了复杂的生活理念，它从纵向表现了伦理观念在变革中的转化解体，又从横向解剖了不同人物在变革中的心理差异。如果说四个人的两次婚姻结合是两种理念铸成的两种结果，那么，两次结合之间的离异则是在变革影响下，分解与调整两种理念的关捩。

他们最初的结合是茫然的。鸡窝洼这个偏僻闭塞的小山村，长期沉浸和笼罩在世俗与愚昧的烟雾里。伦理观念的束缚，十年浩劫的影响，给这儿的婚姻、家庭蒙上了一层很原始的色彩。他们不追求情投意和，只想作米面夫妻。男女结合，与其说是出于爱情，毋宁说是为满足生理需要。这样，外因制约了内因，共性掩盖了个性；特定的条件和命运，不顾个人的性格志趣，硬把男女撮合在一起。灰灰和桂兰，禾禾和秋绒，就是这样撮合起来的两对夫妻。

因而，他们的离异就是必然的。鸡窝洼的山地是贫瘠的。而当地的人们就象生长在这座野山上的野草，土地供给了他们微薄的营养，供他们繁衍生息；但却牢牢地抓住了他们的根系，使他们寸步难移。于是，有的人为了多得点营养，就把根更深地扎向土地，像灰灰、秋绒；有的人却试图另辟蹊径，像禾禾和桂兰。这样，在两个按旧理念结成的家庭里，同时出现了新意念的分歧，一方要死守土地，一方要立足土地，重新开拓新生活。结果，意念改变了感情，追求分解了夫妻。所以说，两对夫妻的离异，与其说是家庭冲突，经济争执，不如说是性格矛盾，本能表露。

所以，他们的重新结合也是自然的。秋绒赶走了禾禾，灰灰逼走了桂兰。这样，秋绒虽避免了折腾，却失去了丈夫；灰灰虽减少了烦恼，但也没有了老婆。除了促成他俩结合的客观原因外，更主要的是他俩的根都深扎在同一块土地上。同样，禾禾虽失去了妻子，但也没有了羁绊；桂兰没有了家庭，却也摆掉了束缚。他俩不但同是无家可归，需要互相结合，更主要的是他俩都挣脱了土地的旧有束缚，开始了自己向往的生活。

总之，《野山》中的两对夫妻，四个人物的聚散离合，在不自觉中孕育着自觉，从不自然中透露出自然。藏露得体，隽永含蓄，使人在艺术享受中领悟到生活的哲理。

庆新春 （剪纸） 傅培昌

悖于事理 不合民情

——谈影片《野山》中的夫妻交换

上官云侠

影片《野山》中，两对夫妻，四个人物的家庭改组，婚姻变换，看来出于自然，想来却悖于情理。

如果说，四个人都是未婚恋人，爱情变换倒也无可厚非。而一旦结为夫妻，问题就不那么简单。这倒不是肯定妇女要“从一而终”，而是因为现实比想像复杂得多，这不但牵扯到子女、财产，而且涉及到道德、法律。人，不像动物，可以随意结合，朝聚暮散。中国人也不像有些西方人，作露水夫妻，合则留，不合则去。特别在农村，家庭更有着特殊的地位和功能。

一般说来，男女成家，家庭就成了他们感情、生活和财产融汇的焦点和中心。男女双方对家庭都有着很强的“向心力”。当然，由于夫妻性格和观点的差异，又常常产生矛盾，而形成一种互相排斥的“离心力”。两种力量，既矛盾又统一。一般情况下，总是“向心力”控制着“离心力”，保持着家庭的和谐。只有当矛盾激化，如发生虐待、犯罪或隐私时，“离心力”才可能超过“向心力”，使夫妻分离，脱离家庭生活的轨迹。

影片《野山》中，灰灰和桂兰，禾禾和秋绒，感情原本很好，并无尖锐矛盾。而禾禾和桂兰，灰灰和秋绒，只是彼此同情帮助，并无暧昧私情。至于家庭中“思变”与“守旧”的“内部矛盾”，完全可以通过正常的方式去解决，不至于因此换老婆。所以，先前两对夫妻的离异理由似感不足，后来两对夫妻的结合又少基础。再说，夫妻两人的性格、思想总会有差异。灰灰或秋绒不会永远是死保守，禾禾和桂兰也不会终生是老先进，倘若他们夫妻之间以后不能保持绝对同步而发生较大差距时，是否还得重新组合？

变革是为了推动历史，造福人民。人心思变，并不意味着在婚姻方面也见异思迁。兄弟（虽非亲兄弟）易妻，重新结合虽无不可，但似乎有悖于我国民俗。当前在我国，特别是在农村，虽有残存的“寡妇守节，从一而终”的封建糟粕；但也有“夫妻和睦，互敬互让”的传统美德。我们革除糟粕，并不排斥继承美德。原因是复杂的婚姻离合似乎不能硬和社会变革联系在一起。

电影是大众化娱乐，农村题材更要面对农村。所以影片不仅要追求题材新颖，还得考虑社会效果。而《野山》所欠缺的似乎正是这一点。

正月十五雪打灯 王炬

安眠药

护士：“醒醒！醒醒！”
病人：“什么事呀？”
护士：“该吃安眠药了。”

不烫

一个顾客对一个饭馆的服务员说：“你的大拇指都泡在我的汤里了！”

“没关系，习惯了，不烫！”

（李子辉）